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10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繪圖官講集要

宣講集要卷下二

目錄

農桑法語

務本力農

重農桑案

惜福報

黃氏遊冥

暴殄天物

修德獲名

葵師獲名

疎財美報

垂青喪身

國常陞馬

惜字獲金

濫寫遺譴

倚師變犬

送河伯婦

勸民俚歌

宣講集要卷下二

農桑法語

四川順慶府南充縣一老農名成大標娶妻祝氏家屢淡泊夫
 婦勤於農桑苦積苦掙家業漸漸富足鄰近有一周心仁忠樸
 為人亦種田為業每年租穀欠缺桑蠶不遂訪至成大標家下
 意欲領其指教大標相接甚喜踰時心仁問曰成大公你老人
 家耕田養蠶多年事事得法愚人不曾栽田養蠶請公指示成
公曰請聽
 周大哥你請坐農桑之事非小可要勤苦始見功疎慵懶惰
 穀不豐論耕田春宜遲寒氣漸解地脈滋秋宜早天未寒陽
 和之氣土中潛到春來苗暢茂春風透土易青秀土有惡加

力爲化惡爲美地轉肥田有薄把糞足變薄爲厚可出穀積糞草收腐葉灌溉自爛功最切種穀時有遲早清明穀雨節中好宜圖穀去秕稗以水淘過用草蓋三日後生微芽預平秧田將穀灑坎上田用水糞調和細泥放下浸蕩平時碎猪毛竹刷灑入滿田搖灑穀種天氣融時時照水莫疎慵五六寸便栽插秧若太長苗不發耘稻後加灰糞或加枯餅田中潤稻成熟方去水天旱鋤田裂自毀收穫時莫太老曬乾收貯直爲寶周大哥依我言包你衣食福絲絲

周心仁道種田之事愚晚既聞命矣而養蠶之事不知何如還祈指示成公又曰

若養蠶先植桑五步一株糞泥壤土培厚根舒暢春分理枝得生秧到次年斬數斷移栽閒地或田畔用蠶夫或泔漿糞糞汁灌自芬芳桑生黃有妙方速將龜甲根下藏或有的被蟲傷桐油灌之自無殃種了桑可養蠶蚕性禁忌炙腥羶黃沙葉雨打殘桐油酒蒜與生薑惟牛糞性相當或用焚烟或敷房養蠶時桑葉吐卽將蠶蛋懷中藏用鴨羽輒掃下嫩葉切碎把蠶嘗淨室中要溫暖若過寒冷恐傷蚕天覺溫火速去開窗無風氣光昌大篾簾鋪中間木架如簾一樣寬以蘇線織寸綢張在架上可添桑三眼前切碎葉以後換葉網上裝將桑葉灑網上俟蠶扒入掃脚桑晝夜換勤打疊加一去

一不代忙雨濕葉有一方今年多採好嫩桑遇太陽當風曬
細末為麵用頓蓋至來年雨濕葉將麵操之水便減雨已乾
麵浸濕以省人力兩相宜或有的用水粉菜豆為粉更有淮
天太煖用甘草洗葉一次更見好每晝夜桑勤加五七蠶亮
繭原佳若失養繭嫩薄絲少貨低價亦弱要養蚕聽我說自
然富饒自安樂

周心仁聽得成公之言不勝歡喜下禮拜謝歸家每年種田養
蠶謹從成公所說之法果獲大利

附忌戊真言

亞拙子譔

四時六戊忌當道人壽年豐樂太平春犯六戊觸 玉帝雨

澤不濟蟲蝗生夏犯六戊冒日月動搖橫禍目不清秋犯五獄
並四瀆人遭瘟疫瘧痢行冬犯后稷與雷社百穀六畜盡凋零
愚民犁鋤澆灌糞殃及一方罪不輕

古詩云

戊不朝真不誦經 燕不啣泥蛇不行 犯之災殃留四季

王母當年示漢君

六戊者 戊子 戊寅 戊午 戊申 一戊戊是也 照

每年憲書所載臨期農人禁犁田鋤土獵漁忌打獵捕魚僧
道亦禁止上表誦經自然歲稔人安獲福無量矣

務本力農

重農桑案

昔漢朝有一人姓王名霸太原人氏為人謹慎淳樸日以農桑為重嘗對家人言曰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使一夫不耕必受飢餓一女不織必受寒冷是以人生在世貴以農桑為急務不然恐仰無以事俯無以畜其不致束手無策也幾希矣孰知家人好逸惡勞竟自怠荒農桑王霸目視不過於是重責家人曰古聖人教黎民稼穡為先只因爲五穀是養命之源又教民把桑樹宅外栽滿也只爲養蠶子方有衣穿看古來爲天子省耕省斂皇后娘尙且去躬親養蚕此無非與百姓做個模範望民間勤耕種不受飢寒爾小子爲甚麼這樣疎懶全不肯用力去種桑耕田

推你心只想把職業改變
從今後須當要大家黽勉

那知道做買賣難以賺錢
切不可貪外務荒蕪田園

王霸責罵一番家人畏懼於是勤耕苦織男有餘粟女有餘帛衣食由此恒足焉霸幼時與令狐子伯爲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勸善規過極其相得及子伯爲楚相與霸久不相見一日思念王霸奈路遠不能得會乃脩書一封遣其子奉書訪問時令狐子爲郡功曹年少專務華飾領了父命出門車服鮮麗僕從俊雅市人見之無不羨慕及到王霸家來見霸粗衣做履竟是農氣象遂向霸說道老伯何不安享清福而勤苦用功如此王霸聽得此言知令狐子是富貴之人不識耕種之苦乃將重農

桑道理細嘆一番曰

令狐子休笑我勤苦用功

皆因是為百姓要重桑農

蓋人生衣與食最緊最重

這衣食並不是自然豐隆

原是在男女們勤耕苦種

方纔得衣食足不至困窮

有伊尹在莘野耕田幾畝

晉卻缺耨糞地妻把飯供

看這些古聖賢尚務耕種

為庶民豈可以怠荒農工

因此我一家人盡力南畝

男勤耕女苦紡不敢疎慵

令狐子聽罷嘆曰老伯力農務本不失為君子矣時霸之子在

田間耕種聞家中有客來負起耒耜回家及見令狐功曹容貌

堂堂衣冠楚楚自覺心中慙愧不好抬頭相看霸見已子有愧

容心亦自慙及客去後不覺有思慕富貴之心戀戀不忘天晚

就寢次早猶久卧不起其妻問之霸笑而不答再問之霸乃說

道昨日見令狐功曹容服光華舉止大方我兒蓬頭跣足見客

而有慚色我亦不覺抱愧意欲改業以圖富貴耳其妻聞之大

笑說道我怕夫君別有事故原來為此俗情令人可笑想夫君

素來持家勤儉不尚奢華令狐子之富貴不若夫君之清高何

因小兒鄙態遂忘素志而欲妄求富貴耶王霸聽得妻言豁然

醒悟翻身起床而嘆曰

聽此言不由我如夢初醒

賢德妻果算得識見高明

我素來都是以農桑為本

教家人要節儉又要辛勤

不料得昨日見富貴美境 我心中遂起了羨慕之情
 若非是賢德妻把我提醒 我必定棄本業去求顯榮
 那時節尙奢華銀錢難掙 勢必至缺衣食受盡苦貧
 看起來人一生耕種要緊 切不可貪華飾妄把志紛
 從今後我還是力農務本 不義的富與貴視如浮雲
 王霸從此以後專務農桑耕種稍暇卽發憤讀書謀略過人後
 佐光武中興封淮陵侯爲雲臺二十八將之一夫霸爲中興大
 臣其才智必迥異乎人而微賤之時只以農桑爲重蓋以衣食
 爲人生急務也今世庸夫俗子徒遊手好閑不勤於農者聞此
 能不自勵乎哉

惜福報

廣西省有一富翁名丁光昌家道極其富足秉性素尙節儉不
 以財自恃所食者粗茶淡飯所穿者粗布綿衣冠婚喪祭再不
 奢華常對人曰我之爲此非故吝嗇與子孫留之其妻不知丈
 夫惜福的意思要想勸丈夫奢華些於是勸夫曰妾聞人生若
 夢爲歡幾何今家有萬金不如穿些吃些也過些快活日子倘
 一旦身亡所積之錢有何益哉昌問曰我那些捨不得說我聽
 妻曰夫君你苦積銀錢穿吃不捨原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又
 拏何用昌聽此言微微笑道我怕賢妻說的是那一件原來說
 我不會享福光積銀錢你不知道昔日聖人說得有與其奢也

窮儉這一句話賢妻你去想想昔日大禹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猶菲飲食惡衣服何況我一箇光頭百姓乎若恃眼近有錢不知自儉又道福不可享盡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我夫妻享祖宗之餘業若暴殄天物則上干天怒心遭官非口舌以敗家業報應一到必流入於乞丐之中矣你夫妻莫學人家後來無下場妻曰公婆去世都不用幾箇錢俗語云父母身上好安錢這都不肯用積錢做甚麼昌又笑曰原來為父母向來去世未曾開奠以為重資財薄父母昔孟子曰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並非叫人殺猪宰羊凡人子居喪總要哀痛盡禮棺槨堅厚無使土親膚以盡人子之心耳妻曰

當要排子不爭氣死死守住有何益丁光昌道妻呀休要多說我這有段良言請聽

尊聲賢妻聽我談	於今世道異從前	譬如站在滑石板
杵棍還將釘鞋穿	倘若一下打了閃	要想爬起難上難
不信你把眼前看	窮了多少志氣男	也有陰倒賣田產
也有明在當衣衫	也有受苦挑煤炭	也有營生在扯船
也有嫁女無紗線	也有討媳無銀錢	也有父死無棺板
也有母亡無衣穿	也有鰥寡無顧盼	也有孤獨無哀憐
也有挨傍親戚站	也有離鄉別故園	此由奢華不節儉
故爾落薄受飢寒	你我於今得碗飯	搭伴神人種福田

若不急時來脩善 恐怕後人無結緣

光昌說畢其妻說道你今說來於今貧者多富者少諸事總要減省世間也有一文錢都捨不得用的及至家業敗盡子孫流落又是何故丁光昌道這又是光圖積錢以肥己身一點好事都不做的報應若肯將平日吝嗇之錢憐恤淡泊族親周濟鄉黨孤獨或施棺或全婚姻以及補路脩橋刊刻善書隨緣佈施這就可以保守無遺了我所以夜至三更不睡者蓋爲此也其妻大悟卽與夫君同心向善廣積陰功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家

黃氏遊冥

銅梁縣六寅里有一黃氏年方二十歲生平無有大過只是愛挑花架字描鳳繡龍於道光二十年宣講大行他公婆再三勸戒叫他不要挑花架字繡八仙陰曹設有地獄他反說宣講妄言不足爲信誰知十月十九日忽然昏死在床週身如雪冷一般只有胸窩微熱過了五天偶然蘇醒連聲叫痛他婆婆丈夫問其緣故他想起在陰曹受一切刑法週身猶在痛疼不覺放聲大哭起來 哎呀婆婆呀

小媳婦未開言珠淚滿面

想起我受陰刑實在難言

自那日房圈睡方纔閉眼

婆婆問道你閉了眼
睛看見些那樣呢

見幾個花臉鬼來在面前

有兩箇拏鋼刀又拏鉄練

有兩箇拏銅錘又拏火鐵

他在你面前說些甚麼未仍有呢

他說我一生不肯信善

閻羅王差他來拏到陰間

我那時嚇忙了急把話談

你又怎麼說法呀

望鬼哥放了我願改罪愆

他釋放你未會呢

那一羣花臉鬼不狗情面

不由說就將我抓出門前

有一箇伸手來揪住毛攢

有一箇伸手來扯住衣衫

擲的挪扯的扯不許稍站

一霎時就到了鬼門關前去

鬼門關前看見

睜眼看我祖母一傍立站

是那些人呢

見了我着一驚就對我言

你祖母怎樣說法呢

說年輕穿不得綾羅綢緞

我穿此花花衣難以回還

忙拏件藍縷衣叫我就換

你換了未會換呢

換了衣那惡鬼催我向前

見一座大衙門甚是體面內

有些甚麼

有差房有衙役又有女監

受罪的婦女們實在難看

盡都是犯艷粧叫苦連天把你

那犯艷粧的罪惡說來為娘的聽一聽

假毛攢是鉄鍊都用火煨

多少長多少大似隻魚船

耳環子是滾龍明光亮贊

都是那百觔重一箇鉄圈

戴不起就挨打好不傷慘

週身上都打得肉爛皮翻

那惡鬼又催我前頭去看前往

頭去看又見些甚麼呢

又見那擇花所甚是凶嚴

也有的桃花樣又挑字眼

也有的繡龍鳳又繡八仙

更有的繡日月雲星出現

騷褲脚紅花鞋蝴蝶繡滿

陰司裡有一塊木頭板板

錠起做甚麼呢

擇不脫那惡鬼甚是難看

就是我在生時一鋪卧單

惡鬼說你在生會顯手段

婦那都去擇得脫的呀

就向那二惡鬼痛哭乞憐

拏鉄棍又將我苦打一番

與細娃做攪肚和氣一團

鞋底上打稀釘字跡相連

用鉄釘錠起的花樣俱全

那一箇做成的那箇擇爛

忽然間現出塊鉄釘木板

那卧單是你在生挑的怎麼陰曹都有了哦

快些來與我擇不許遲延

媳聽見嚇得了一身大汗

那惡鬼不聽說翻着白眼

哎呀還要挨打呀挨了打就該也不擇了

講不得掙起眼初擇一遍

跳起去抓一把越更傷慘

你指拇都挂落了還有箇不痛的呀

十箇指盡挂脫血滴不乾

姨媽你看我黃氏媳婦說又押

起三箇女人家來了哦嚇死了

被惡鬼脫下來錠在木板

我無奈跪鬼前發下誓願

二惡鬼到此時纔把心軟

如此為娘即速請人寫出來勸這世間一切艷粧婦女就是

怎奈得那鉄板甚是高懸

鉄釘子不得脫挂落指尖

那時節媳痛得死邊活轉

見惡鬼又押來三箇女犯

要他擇他像我受苦一般

從這

還陽去將花草燒在神前

他說我願勸人纔回陽間

是

看完了陰曹事好與人言

你將陰間刑法說來為娘聽聽

奈河橋是木板已經朽爛

有銅蛇合銅狗橋下亂鑽

是惡人叉下去尸骨不見

善人到有金童送過橋前

見刀山並劍樹更是傷慘

有多少拋上去叫喊連天

礮子推鋸子解越發難堪

下油鍋過火山皮肉傷殘

有血河浪滔滔只見人面

溺兒女穢寵君打入此間

想認得幾個人不便明談

或伸頭或現脚坐在內邊

又看見連環鉤一人叫喚

纔是我親丈夫倒吊高懸

媳看見忍不住心傷淚慘

媳一見不由得胆戰心寒

問惡鬼我丈夫那些過犯

活鮮鮮在地府受這罪愆

惡鬼說他罪惡難以數算

再去看那一些勤儉女男

是勤的或在讀或在紡線

是儉的有好吃又有好穿

這幾日走過了陰曹十殿

走得我一雙脚痛入心肝

過一殿嚇得我懸心吊膽

只哭得黃氏女淚濕衣衫

頭也痛身也痛兩手不便

十箇指似刀割不能過全

婦女們務要聽宣講所勸

艷粧事卽速改不可遲延

苦勸你你執拗若不信善

到後來死陰司悔之不完

這是我黃氏女冥案一段

望婆婆傳出去廣勸世間

你看李黃氏不信灶君女子六戒、豔粧廢字、去在陰曹、便受這

樣慘刑、世之婦女好艷粧者、可不以黃氏為戒哉

暴殄天物

俗語云近山不可枉燒柴、臨河不可枉使水、此非言惜柴水、蓋謂人要惜福也、天地所生之物、原以給生人之用、但可己不已、則爲妄費、妄費必有天殃、或令貧、或減壽、算一定之理也、今試舉一妄費受譴者言之、乾隆年間、四川叙州府琪縣一秀才、姓趙名仕、周家頗饒裕、娶妻金氏、琴瑟甚篤、忽於三十六歲、得暴疾而亡、趙生甚是傷悲、倏然那一夜、見金氏入夢、滿身血流、形容甚慘、趙生驚問其故、金氏向前哭訴道、

見親夫在牙床、孤身獨睡、
想當年歸夫家、纔十六歲、

不由我傷心、淚直往下垂、
蒙夫君愛厚、我才步未離、

悔不該好奢、華銀錢看易、
爲繡花將綾羅、多多剪碎、
我生平又未曾、把水當水、
或洗頭或洗脚、任意浪費、
那知道這點水、都非容易、
想乾旱求點雨、費盡勞瘁、
奴因此造下、這兩項大罪、
論本壽我該有、六十年紀、
到四殿遇着了、五官大帝、
他罵奴是一箇、無福賤婢、

綢和緞、略略舊、又換新的、
全不念、拋梭苦、五夜寒機、
有一盆、無一盆、拋撒淋漓、
大小月、齷齪水、傾滿糞池、
乃是那、上天恩、降與人的、
倘若是、過用了、天定不依、
冥王爺、纔把奴、勾入陰司、
奪去了、兩紀壽、慘不慘悽、
罵得奴、好傷心、說與夫知、
不節省、胡遭蹋、觸怒神祇、

論陰律浪用水罪該斬指	剪碎那綾羅緞更要剝皮
命殿下衆鬼卒先拏叉刺	那銅鎚打得我鮮血長滴
幸遇着大善人他叫楊義	會與夫同過窗又是內戚
上金階向冥王替奴陪罪	他說奴前世裡頗有根基
特命奴歸家來夢中會聚	求奴夫替懺悔解此罪基
望夫君將奴罪刻書勸世	方能够出地獄得保身皮
話未畢鬼卒哥催促奴去	捨不得恩愛情血淚濕衣
奴此言夫還須牢牢謹記	功圓滿奴自然相見有期

却說趙生大呼賢妻往那裡去、驚醒轉來、乃是一夢、心想明明來告、不可不信、遂將金氏平日罪過及所受陰刑刊播於逆衢

大道之處見者無不駭然、交相警戒、趙生又親爲念誦大洞金剛等經、兼出銀錢廣行善事、果然靈應、那一夜睡去、方纔閉眼、忽見妻前來、滿身華麗、不異生時、向生倒身下拜、垂淚而言曰：

妻對床前深深拜	尊聲夫君聽開懷	皆因爲妻做事歹
夫妻半途兩分開	可憐成婚二十載	無有生育奴命乖
暴殄天物罪饒解	日日受刑在夜台	幸喜善人把冤解
靈魂方能回家來	夫君替奴還冤債	刻書念經又散財
聞君喜夫功果大	準奴轉身投男胎	夫的善名紅籍載
前程遠大志莫灰	妻受洪恩永佩戴	報答且待再生來
惟願功成超仙界	逍遙快樂往蓬萊	更望夫君苦勸戒

苦勸婦女把心回 不尚節儉定有害 陰司刑法實難堪
早早回心將過改 後來方免地獄災 家家有個灶王在
善惡月月奏天台 善者與他添福壽 死後冥王接金階
逍遙官中多自在 爲神永不入輪迴 本願與夫長共話
金雞不住耳邊催 眼含珠淚叩頭拜 夫妻相對甚悲哀
一道紅光出門外 驚醒仕周返陽台

那趙生醒來心甚駭異，從此愈加散財作福，後續娶同鄉林孝廉之女爲妻，連生二子，長子成進士，次子亦名列庠序，至今稱爲望族。由此觀之，趙金氏妄費綢緞，罪固應然，而分外用水亦犯神怒，則凡世之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拋棄五穀者，又不知如

何論罪矣。向使趙生不爲之作福超度，則地獄之刑網豈遂能遽脫乎？嘗見鄉黨之間，有驕奢浪用而毫無善狀可稱者，未及十年，衣食皆不充足，典賣皆盡，遂至生無食，死無棺，子孫之困苦不流爲娼盜乞丐而不止。此其人不知其死後受何冥刑，蓋其妄用太過，上干天怒，故使其及身受現報，以爲世家之豪華妄用而不造福脩善者警戒矣。嗚呼！如金氏固可爲戒，而仕周又足爲法。

脩德獲名

四川成都府一士子，姓王名云芝，家貧好學，累試不第。一日謁見通源禪師，行禮畢，王曰：啟老禪師，晚下不知是何緣故，累試

不第望師指示迷津師曰人生富貴功名雖定之於天然亦由人之造作耳王曰如何造作師曰作善脩福積德累功豈不是造作而何王曰室如懸磬家無斗筭怎麼作善作善不在家之貧富王曰又怎麼不在貧富師曰我有幾句言語你聽

作善何須家富豪 只在地心見分消 堂上活佛是二老

親愛不過是同胞 逢人須將好言道 排難解紛是功勞

更把陰德檢點到 自然貴顯把名標

王曰承老師指示晚下聽得明白但叫我逢人勸善又叫我從那裏勸起師曰王先生你聽嗎

一勸為人敬天地 二勸為人禮神明 三勸為人奉祖先

四勸為人孝雙親 五勸王法當守禁 六勸從學重師尊

弟兄和睦朋友信 篤厚宗族睦鄉隣 夫婦有別如賓敬

齊家還須教子孫 舉步常恤螻蟻命 居心時把方便存

砥石荆榛容易事 隱惡揚善忠厚心 忽峻爭訟壞名節

勿淫妻女破婚姻 滿腔仁慈無惡念 信心奉行神早聞

只有三千善圓滿 富貴功名皆有因

王曰想我也曾在窗下讀了多年詩書只說為善要他大富豪之人方能做得今聽老禪師這樣說來我們淡泊人亦可以能為師曰王先生你乃讀書之人尚於百家朱子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十二大家歷代諸史無不博覽難道文武二帝臨鸞顯化

之語、你都未曾見到嗎、王曰、不瞞老禪師說、晚下只將這一部五經求取功名、何曾看到那些書上去、師曰、你未曾看到貧僧與你講道、你回去用心去看、加意體貼、記之於心、行之於事、久久不怠、自有報施、但作善勸善、事不同而見功、則一作善不分貧富、勸善不分智愚、心貴專嚮、立坊自偉、自今以後、照依貧僧之言所爲、豈無果報乎、慎勿始勤終怠可也、禪師將話談畢、王云、芝告辭而歸、果然事事遵行、及至第三年、遂得遊泮、又三年登科、今之學者、莫謂書可讀而善不可行也。

葬師獲名

本朝有一舉人、姓周名鳳衢、家住川東人氏、自幼從師周必達、

性聰明師甚愛之、且他父尊師重道、無人可及、無如從事多年、每逢應試、終不利場、其師已六十、膝下無子、把他如子看成就、知必達氣數已盡、那日改文一畢、心中納悶、忽見有二位青衣童子來至書館、必達曰、你二位差哥、切莫走錯人戶、此乃是我書館、各自去罷、二差曰、我奉冥王之命、待來送信的、今老先生陽壽已滿、縣關已開、卽忙將你之事辦理、不日就行言訖、不見必達、心中暗想、諒不久於人世、於是叫妻上前告曰、時纔學堂、悶坐、忽見有二位差哥、縱步而入、我說差哥走錯人戶、他說來送信的、說我陽壽已滿、不日就行、妻曰、夫君莫是疑起的那裡、白日都有鬼、必達曰、此乃明明白白、並非恍惚、自古道、閻王註

定三更死，再不留人到五更。想我家無銀錢，衣衾棺槨，尙未備辦。如何是好？妻曰：衣衾棺槨，終久是要的。惟周鳳衢可算尊師重道，不如叫他前來商量。又看如何。必達曰：恰合我心。於是命火夫將酒菜備就，卽請鳳衢消夜。鳳衢見得先生來請，焉敢不去。是夜飲酒數杯，卽推酒曰：老師今夜待酒，莫非有甚話說？必達曰：不必着忙，寬飲幾杯。一時之間，擺設甚齊，師母亦同陪坐。鳳衢曰：先生這樣款待，莫非有甚大事，何妨就說。一連推了幾次，必達眼含珠淚，痛哭起來。將青衣童子之事說了一番。鳳衢曰：先生只管放心，不必耽慮。一切有我承擔。於是告別而歸。次早酒醒一想，我昨夜差矣。別事猶淡，這副棺木，倘若父親不肯

也是枉然。於是假裝害病，坐轎回家。一見父親，兩眼弔淚。父曰：我兒回家，悲悲切切，所爲何事？鳳衢曰：孩兒猛染一病，兩眼昏花，甚是危急，恐不久於人世也。父曰：人吃五穀生百病，不用悲啼，還須好好將息。於是命人參扶就寢。到二日，他父來至床前，問曰：我兒病體如何？衢曰：越發沈重。兒今不得活了。父曰：今夜敬箇鬼神，衢曰：兒也不要送鬼，但望父親將那老棺木，拏與兒充喜足矣。父曰：只要我兒病好，何惜一棺木乎？衢曰：父親雖肯，誠恐哥兒不肯。卽叫幾箇哥兒前來，說明此事，俱已應允。衢曰：只要我的病好，願將此棺施人。父曰：儘管放心，只要我兒病好，忽聞門外有人叫喊，家人上前問明，方知老師要死了。鳳衢聽

說一擁而起去，到書房連喊嘆聲不應，但見先生將他一看，又以手指師母，一氣不來，已歸大夢。衢號天痛哭，即便催人將他父親老棺木抬來殯殮，擇期安葬。又謂其父曰：老師已死，師母孤人也，何不接到我家以終其養？父允諾。後歿與師合葬，脩砌墳墓。此話不題，却說鳳衢勤讀詩書，屢試不利。年已三十有餘，將書拋棄。已有三年。夜夢師曰：汝來年當入泮，何不讀書？醒來將信將疑，一連數夜如是不免。將書館打掃，外貼一副對聯云：六月爐邊鉄匠三冬山裏漁翁，閉戶攻書日夜不遑。其父自外歸家，聞聽書聲，去至館門，見了對聯，嘆曰：此已不畏艱辛，大有志於功名。次年果然遊泮。及後年有四十，又夢師曰：來年壬子科汝當中魁，須赴闈場。鳳衢醒來，又疑而不信。次夜亦然。及入場，又夢師曰：兩入闈，次題宜截做，切勿誤作搭題也。將三藝作法隱隱指明，覺後揮毫成篇，果然高中。從這案看來，可見師之當重也。

疎財美報

江南常州府有兩箇秀才，一姓康名友仁，一姓丁名國棟。二人自幼同窗，到了二十歲之外，俱各進學。友仁家貧，爲人忠厚，國棟家富，爲人奸巧。二人下場數次，未中。友仁只想文字不佳，國棟只怨房師瞎眼。其年又值鄉試，幸有正案，二人僱船往金陵進發。不日到了鎮江舟出江口，船小風大，不能前進，停舟一夜。

大風不息登岸閒步同至古廟友仁走近佛座見地下一包袱
試之沈重呼國棟同解看乃十箇銀子計有百兩國棟手拍友
仁道恭喜吾兄大發其財見者有分請回船友仁曰不可國棟
說有何不可友仁曰請聽

這銀子必定是過路遺忘

他必然要我尋等候還鄉日

你真是書呆子

切不可這樣說你我同窗

失銀人是富豪到也無妨

倘若是貧窮人怎麼得了

家中的老合少望買米糧

今一旦失落了難保性命

一家人餓不過如何下場

又或是遇急難越是難講

或冤枉或牽連好不淒涼

左想方右想方掙點銀兩

偶然間失去了豈不悲傷

急難事無錢使如魚在網

氣不過一定要投水懸樑

誰教他自不小心死了也是淡的

古人云臨錢財心無苟得

這本是意外財惹惹禍殃

仗大義方可算男兒志向

我今日願等候還他包裹

況你我為功名一心望上

虧心事做出來難對彼蒼日

檢的非偷的

行路人失此銀魂魄飛喪

定然的回原路尋找慌忙

況場期還尙遠何必速往

我在此等幾日又有何妨

我是不愛等他的

丁仁兄既不等就請先往

先到了南京城打定站房

弟一人在此地多住一向

還了銀再赴省同進文場

那丁生見他執意要等，便假意道：「拾金不昧，固是好意，但此荒山野徑，每藏匪人，倘來搶奪，性命難全。不如我將銀帶往南京，他若來時，可同到彼取之，似覺更妥。」友仁是忠厚人，說如此甚好，遂將銀付與丁生，獨自一人寄宿寺中。候至次日下午，果見一人汗流滿面，入廟東張西望。友仁疑之，遂問道：「尊兄，我尋何物？」那人道：「不瞞相公說，我落了箇要緊東西，如何得了？」友仁道：「兄失了何物？麼請道其詳。」那人流淚而言曰：

尊聲相公請靜聽
我本姓趙鎮江人
父親南京爲保正
虧空官項六百銀
拏去拷打在監禁
五日一比好傷心
破產傾家業賣盡
尙欠紋銀一百金
無奈賣女作妾媵

去贖父親轉家庭
行路疲倦暫歇定
起身便走忘了銀
夜晚才解行囊看
不知銀落那邊存
尋根捕跡無形影
一夜走到天明分
失了此銀不打緊
怎救我父出監門
王法森嚴痛難忍
父親定然難生存
爲我失銀喪父命
不孝罪名天下聞
相公細想這情景
看我傷心不傷心
說罷號天痛哭友仁道：「你不用哭，我且問你：你的銀是甚麼包的？」那人道：「是舊布包的，麻線細扎，數係十錠，放在囊袋裏，不知怎樣落出來了。」友仁道：「被我檢着了，願如數交還。」那人急跪下叩首道：「相公，真是我父子一身的活命恩人。」友仁道：「檢到是我檢的，却被我做友帶往南京去了。要到那裡去取？」那人道：「我正

要到南京去如此甚好二人遂收拾行李一路坐船來到南京
水西門泊舟止岸進城訪問丁生寓所說知其故丁生道既檢
着就該還他如何引到這來友仁見他說話不對遂言道兄不
要作耍他這銀是拏去繳官救他父親性命的有詞一段為證
丁兄不要作戲頑 說這紋銀甚慘然 他父受罪上元縣
為虧官銀受熬煎 五比挨了一百板 打得鮮血如湧泉
無奈歸家來變產 搭救他父出禁監 還欠一百難填滿
又賣他女救父還 賣兒賣女情淒慘 鐵石人間也心酸
若是兄把他銀騙 他父定然喪黃泉 仁兄須要行方便
也免趙兄來作難 丁生道我並未看見他銀子你如何苦苦
來問我要難道我去偷些來與他不成

明明拏放箱內面 為何在此作謊談 你莫亂說我只與你
帶得口箱子為何又
誣起我
來了 虛空鑒察甚靈驗 天公豈容爾欺瞞

枉列鬻門行奸險 好比咽喉劫銀錢
友仁只急得心頭火發他只是不認那趙某又在一傍哀哀痛
哭說相公要救我父親的性命友仁急得無法可治不得已自
已承認賠還遂將幾兩碎銀交與他去又在朋友處借貸湊了
五十餘兩適有一同棧的徽州人姓汪名好義却不是下場人
因見此事心中不忍向友仁說道

世間人賢不肖相隔天淵 見吾兄一寒儒好片心田
為他人把自家功名不戀 可算得天地間一位大賢 康云

些小之事
何必過譽

我雖是生意人常行方便

見尊兄這般情心也慘然

我本待傾囊贈助成大善

怎奈我本錢少難以圖全

我有件金手圈傳家寶玩

也可當數十兩結此善緣

這是我小見識不為希罕

倘救得他父命免兄作難

康生見汪客如此高誼稱謝不已不久遂將趙某之父救出牢獄父子齊來寓所痛哭叩謝二人這且不表看看場期已到趙某父子齊來扶持入場及發榜康生果高中第七名比謁房師詢其生平作何大善在此善報康友仁謙言無有房師遂言道我閱卷時見爾文字不為大佳隨手擲去一旁尋取一卷名係

丁國棟文氣酣暢正擬錄薦主考忽然昏睡見一朱衣人來云此人臨財苟得幾陷人於死亡祿已削盡可補康友仁方為允當予驚寤如言薦之果獲售故知爾生平必做大善行始有此報康生遂將趙某失銀及汪客幫銀之事一一叙說房師大加嘆賞遂以白於總憲總憲大喜喚康生及汪客來前獎賞一番當堂攢花掛紅給以匾式外賜汪客銀二百兩以助其本賜康生二百以作上京之用汪客由此致富康生後來聯捷入詞林子孫科甲不絕那丁國棟落榜而歸不悔已罪反詈罵主司無眼鄉里聞其事皆鄙笑之丁生慚憤生臂瘡而死子孫貧窮流為乞丐由此以觀可以見得思義聖人所訓而輕財好義天必

隆厚以酬如康友仁之廉介、汪客之仁義、洵足以法矣、如丁國棟之貪財蔑義、至於敗名滅產、又足以爲戒矣、

垂青喪身

廣元縣木匠張德輔、手藝極高、年近四十無子、一日往人家做工、路過李家門口、見一孩子用膏梁逗成一座三滴水的房子、放在路邊、德輔一見、不覺驚異、暗想此子若爲吾徒、這藝術也有傳人、因訪問其人、知爲李英之子、李英死時、此子年方三歲、母復下堂、衣食無賴、全靠堂叔撫養、有了十二歲、那堂叔家亦淡泊、正欲送此子到庵觀爲僧、忽有張木匠訪至、他叔父卽令拜張木匠爲師、取名李垂青、卽跟隨張木匠學習木工、張木匠

又想膝下無嗣、盡心教訓、以爲身老依靠、若平日無人請時、此子就在張家一月半月、飲食不吝、每歲又與他製冷熱衣、待之極厚、及至十九歲、手藝已經過人、那垂青就辭了師父、另外做工、每到人家屋裏、愛偷眼看人婦女、走在那家、便說這家的醜處、又常談說師父、那時他師父在王家脩造橫房、只因裁料長了幾寸未鋸、垂青恨未請他、就談駁、說是箇奴欺主的架子、講得王家不依、要張木匠角孽、害得張木匠與王家作揖磕頭、整酒陪禮、還要拆下另脩、張木匠無奈、只得復請數人脩起、代開工錢數串、其事方銷、後張木匠漸漸年老、眼目昏花、屢欲同李垂青做工、垂青斷然不准、張木匠無人相請、兼又染病在床、無

錢吃藥、着人至李垂青處借錢幾百、以救貧困、詎知李垂青自出師後、弄得錢日賸、夜嫖、全不念師弟之情、今日不但無靠、反就他的氣、不覺撫心大痛云、

在床前我只把蒼天叫喊

罵一聲李垂青心術不端

想從前你無靠何等下賤

我帶你學手藝委曲求全

我只想你聽教必多巧便

教訓你勝過了親生兒男

养活你成了人心腸改變

全不念教誨恩十多餘年

出了師只誇你自己手段

又說我年紀邁氣力衰殘

這兩月無人請飲食難辦

苦煞我口無糧身無衣穿

昨日裡命人來與你借換

也不過幾升米幾百文錢

借不借由你說也還可原

為甚麼反說些惡語糊言

我與你師徒情全不記念

得了病無藥吃實在作難

這樣人你實在狼心狗胆

枉自我教訓他受盡熬煎天

到此時只令我長吁短嘆

難道說他忘師毫無罪愆

老天爺眼睛尖神目如電

這樣人無報應我心不甘

此時節我與你不得見面

我死後你是我一箇冤愆

張木匠哭訴一陣、病體看看垂危、兼之日食不繼、數日遂死、旁人送信與李垂青、彼時便說他姓張、我姓李、難道要我出錢安

埋不成、來到張家、即用草蓆裹屍埋定、後二年、袁姓請脩房屋、

即日立起架子、安排雄雞、匾額上樑、垂青敬神、走上梯子、忽見

張木匠手執玉尺一把、在樑那頭端起、垂青心想不去、未免惹人嘲笑、只得勉強踩樑、將將走到樑中間、忽見張木匠擎尺一撥、墜在地下、衆人將他扶起、已經鬼卒攝住、要他說自己報應、以儆後人、其辭曰、

衆人們細聽我說段報應
自幼兒父早喪母親出姓
自那日在戲耍房子造定
他見我能造此必多靈敏
彼時間頗受教師父喜甚
悔不該氣力足變了情性

莫學我李垂青平生爲人
多蒙得我叔父撫養恩深
我師父過此處問其本根
纔帶我學木工免受赤貧
起高架掌墨法教誨殷勤
做手藝在人前自矜妙神

只圖我弄得錢一味誇狠
出了師做的事行險僥倖
弄起那主人家要把理論
前日裏不幸得染了疾病
我彼時說的話不惟不允
我有錢無非是氣力苦掙
他那裏無藥吃病症越狠
到森羅訴苦情冥王怒狠
在殿前哭泣泣要我性命
今日裡主人家房子造定

背地裡將師父好醜評論
見師父不約我就生狂心
管教我張師父花費金銀
命人來借銀錢與米養身
反罵他無用漢可以赴陰
借與你二輩子也無還音
不幾時難起床一命歸陰
大罵我李垂青負義忘恩
奉了命到陽間把我找尋
要踩樑自古裏可行禮文

上樑去一霎時神昏不定
見師父擎五尺親身來臨
本待說不踩樑惹人議論
平素來論手段眾人咸問
沒奈何主人家早已安頓
挺身去把樑踩不怕凶神
明顯顯見師父五尺一頓
嚇得我魂魄散滾在埃塵
眼見得有鬼卒把我審問
他說我道人過要割舌根
平素來好嫖賭罪孽更甚
最恨我口舌尖欺負師尊
到此時報應到無處逃奔
不久時到地府慘刑加身
勸世人須當要以我爲證
陰陽關善與惡不差毫分
垂青勸了一遍忽然執刀自言
我平日嘴亂講要割舌卽將舌
割下再言我平日心不善宜剗心
就將心子剗出又言我平日

脚亂走宜砍脚又把脚砍下登時氣絕
看來爲人徒者當以德
報德可也

國常墜馬

四川充國城所屬棗子溪一人姓全名國常自幼家貧其父全
六務農營生國常長至十七八歲形體魁梧勇力過人人皆謂
異日必作國家熊羆之士其父送至本邑武生明正大處演習
弓馬正大立意刻成是歲卽入武學次年鄉試伊慕定邑武生
周成珠仗義之名又拜爲師希圖上省擲扯用費是科得中武
舉成珠自此愈加培植凡一切北上路費俱係代爲挪借國常
又得會進士試後榜下卽放衛守備按京都守府係武官第一

富缺凡到伍者必要頂頭三千餘金國常回籍措辦此項卽刻
間族黨親戚無不湊合伊自此自大自高目中無人卽於師長
面前亦不介意一日趕場國常在茶社身居上席見正大來時
毫不遜讓正大怒從心起便將伊發跪街前高聲大罵

罵一聲全國常生不是人

聽爲師把你事細說分明

你自幼家務窮會檢狗糞

因爲你長大時勇力過人

你的父交與我操習弓勁

我見你人魁偉立意刻成

凡一切食與費俱我承認

教你的弓刀石勝比人能

因此上過院試纔把學進

說束脩並未會得你半分

你今日會進士頗有僥倖

難道說把爲師不在眼睛

自古道點水恩須當報盡

況爲師厚待你如同海深

平素來在你家神龕坐定

論身分不亞那天地君親

誰識你把爲師全不尊敬

真是衣冠中禽獸畜生

怕 文昌帝同 關聖

削爾祿短爾壽不得久榮

明正大將他辱罵一陣國常跪地答云門徒錯了望老師怒息
街坊親友前來講情始行將他發放起去後帶銀兩進京只因
去遲守府之缺被人闖奪國常陷在京地調辦無路將所帶之
銀盡行花費始行告降回省在督部堂衙門効力多載方得保
府專城之職不料二次所拜之師周成珠爲伊會試欠帳日深
遂將家敗想到保寧求其顧盼誰知伊竟不會成珠之面成珠

投鳴營中馬步兵丁伊始接在衙內站了數月全無待師禮貌
及至回家僅給盤費兩串成珠行至路途邊哭邊咒

周成珠在路途滿腔惡氣
罵一聲全國常在披人皮
到今日竟把我當做土泥
下會場也是我把你攜提
全不想爲師的何等待你
不要你還爲師一分半厘
想從前非爲師焉能中舉
被人討被人追還被人欺
代借錢作盤費二百有幾
到於今無衣食實在慘悽
師爲你欠債帳日深月積
那知他做的事良心盡迷
害得我賣盡了數畝田地
只望你接爲師衙內安棲
只說是到任所求他周濟
到衙門說師來將話傳遞

你竟自全不接爲師沒趣

纔向你衆營兵把話來題

你怕我出首你忘了大義

始接我倒衙內暫度日期

兩三月未見董祇有飯米

論情節全不像待師禮儀

我只得收行囊轉回故里

你僅送錢兩釧盤費甚希

苦了我不辭路來往千里

辜負我厚待你德與山齊

師不願別的事顯報於你

在馬上滾下地一命歸西

周成珠一路咒罵想到此人負義上天豈無報應但先年未曾
與我書立借券莫可如何歸回家來氣忿而死又說其父全六
自國常得了功名漸漸欺壓鄰里武斷鄉曲全國常做官帶得
有些銀錢回家略略買了幾畝田地倍覺仗他聲勢將人欺凌

卽族下人亦多受害一日有箇九歲孩童乳名節保係伊姪媳
全李氏節婦之子上坡檢柴誤割他黃荆一把卽投四隣說伊
竊割柴薪要將母子送官究處四隣再三求情罰錢四百了局
越兩日伊未得錢就在附近臨河鎮分司衙門出首可憐全李
氏家無斗筲夫死子幼均係幫人漿洗度日所罰之錢尙難湊
辦焉能遭此訟事差人押着母子行至中途正遇全六騎馬回
家李氏上道六公呀我節保年幼無知錯割了六公黃荆一把
是細故衆人罰錢四百姪媳尙緊在辨然何又去將我出首六
公卽不念姪媳守節難道不念同宗共祖之情乎全六一聞此
言跳下馬來說道此事是我錯了麼手執馬鞭將全李氏飽打
一頓差人上前勸解又將差人踢了兩足斯時節保駭忙業已
跑逃差人見此情節無心追趕只得押着李氏到鎮安置龔百
順店內站扎是夜李氏獨坐小房自思自嘆不覺傷心痛哭了
一回

全李氏坐小房珠淚滾滾
二十歲到全門夫妻合盃
丟下了節保兒脚未站穩
却是我去幫人苦把錢掙
洗衣裳還須要乾乾淨淨
只說是把我兒養得骨硬

細思想我的命好不傷情
剛兩載奴的夫一命歸陰
可憐我養活他七八九春
或績麻或紡線或去拈針
怕的是無人請難以活生
到後來奴有靠不受飢貧

因此上甘淡泊全無怨恨
我的兒他本是年輕骨嫩
誰知他不曉事走到坡徑
六公公一見他怨氣難忍
有親隣替求情他也不准
未兩日他就把眾人來問
二差人押我在中途路徑
奴見他也只得情理來問
跳下馬就將奴飽把一頓
我的兒怕他打不顧性命

人都說李氏女玉潔冰清
到如今纔九歲未滿十齡
誤割了六公公一把黃荆
搶鎌刀合背兜就去投人
眾人們勸奴出四百錢文
說無錢定將我出首公庭
正遇他騎起馬告狀回程
他手中擎的是馬鞭一根
痛得我遍地滾橫身血淋
一雙脚止不住飛跑如雲

奴思想他這樣凶惡太甚
又不知這官事何日方了
倘若是把為奴當做賤問
你在陰該知奴這般情景
你今夜該要來把奴看問
想這事在陰間你也難忍
想必是今夜晚該妻命盡
你且在黃泉路等我一等
李氏哭至三更解下腳帶自縊而死次日分司看明即請全六
到署商量此案如何了結全六花費銀二十兩買合李氏娘家

仗着他兒做官箇箇奉承
又不知這太爺怎審案情
虧了我苦守節反落罵名
你為何全不存一點仁心
你為何把姪媳這樣欺凌
難道說欺孤寡無有罪名
倘若姪媳死看你怎行
只怕你不久日報應來臨

無人說話、分司又命店主龔百順買取衣棺、將屍安埋、全氏族下夥同我尋節保撫養、未滿一月、國常上省請餉、滾下馬來、昏迷半時、方醒、哭訴道、

全國常在陰司走了一陣
頭一次坐上席毫不謙遜
二次來騙銀兩不把師認
周老師此一回要取我命
奉勸你世上人要把師敬
若不信你看我遭此報應

將眼微
閉又道

看起來不尊師報應分明
明老師曾罵我不得久榮
周老師又罵我落馬歸陰
好教我這一陣追悔不能
莫學我全國常負義忘恩
還怕要在陰司去變畜牲
全李氏到此來怒氣悻悻

想必是為你的冤仇難伸
你何必要追我七魄三魂
這道理原來是天津定評
切莫學我的父墮落子孫
父在家你到底知不知情
哭畢氣絕、從此看來、師豈可逆、孤豈可欺哉、看來欲貴子孫、先積德為要、方能昌盛、倘仗勢欺人、背師忘恩、難免折祿損壽、禍殃子孫也。

我的父平素來性情太硬
想必是父造孽子遭報應
勸各位要把這孤寡憐憫
可憐我做官人如此命盡

山西吳欽典、所行善事最多、而於字紙、尤加敬重、家下只有十

惜字獲金

會圖畫詩集要 卷下二 惜字獲金 三

餘畝田地每年除耕種日期外常時挑擔字箋在各處人家收字紙附近光棍趙文平素好替人做呈紙每當騰正以後草稿到處都丟起是那日欽典走到他屋裡去收了些破爛字紙放在簍子將要挑河邊去燒適走到陰處歇涼就在打瞌睡有趙文堂叔趙德永路過此處翻看字箋得見一張呈紙正是趙文幫人做起告他的稿子德永掣回問趙文趙文不肯認德永把稿子掣出趙文無言可答德永就將他責打了幾十下趙文問及根由方知是吳欽典收出遂惱怒不息恨不得掣件事來出氣又半年趙文母死將冥牒路引皇歷放在棺中欽典聞之不便相勸只等他安厝後到夜來挖開坟在棺內取出諸般字跡

那坟也可復得原的不料趙文爲母穿得好也常防備欽典那夜方開棺時趙文便走起來掣着說他在偷衣服私開棺木就細綁欽典解送至本縣要父母太爺嚴行處究太爺坐堂將趙文問了一遍纔問吳欽典欽典跪在地下將情由苦訴云

跪塵埃淚濕衣尊聲太爺聽端的我本是讀書士年近三十無後嗣猛然間心想起惜字功德爲第一因此上纔收字遠

近鄉街誰不知哦你是箇收字紙的人怎麼又開人家的棺呢只因是那日裡走到

趙家收字跡他掣與你未曾他家字都收齊行至中途歇一氣他叔

父翻簍子那知其間有呈詞看見是告他的他叔心中甚憂

思拿問他不合理就用拳打與脚踢這也是該打的嗎誰知道他暗

地恐我把他叔父使他既疑你就必
要尋你報仇嗎不料得他母死身帶路
包與皇歷我想要勸釋他諒必他也是生疑在家中打算計
心想偷出意是實拏到我難逃避驚動太爺費心機這就是
來歷事還望太爺把恩施念在我是敬字拏番惻隱來提攜
吳欽典訴畢太爺也知道他是敬惜字紙怎奈趙文是個光棍
他拏私開棺木的例來抵住太爺不便徇情就把吳欽典打了
四十箇嘴吩咐押在店內候申文上司詳辦趙文出來不幾日
太爺又密令差役放了欽典說私逃了欽典走脫不敢回家東
餬西混到處取字營生一日走至張家有個張乘運做的海外
生意將要起程正少箇掛簿子的人一見吳欽典心中大喜就

要請他欽典滿口應允約定日期開船數月到了各人出賣貨
物已完欽典將帳簿逐一註清歸期已定欽典說我要去看海
外風景眾人許之欽典上岸四處一看見山上約有五六尺大
一龜殼鵲鳥在上噪踏殼將朽敗就想龜身上有八卦文字不
容褻瀆因將此殼頂起回船眾人見了哈哈大笑欽典說我收
了半背子字跡今日也收點異物回去把人看眾人也任他放
在船棚上回至福建泊船忽有一海客名馬寶上船看見要買
此龜殼欽典怕他拏去熬膠穢了字跡只說不賣馬寶想他是
識貨的就說在你要好多銀子欽典假說要十萬馬寶還了五
萬欽典怕是說笑再三探之馬寶並無反悔欽典允賣馬寶過

了銀子接到龜殼從中取出明珠三顆以示欽典殼仍還之欽典收起龜殼銀兩辭了眾人起岸由旱道而回不題且說趙文自告狀回家後忽然眼目疼痛服藥不效一夜夢鑿察神語曰爾病之根因爾有三件大過知否趙文曰不知神曰我說你聽叫聲趙文你聽說 僅將吾言記心窩 三件大罪非小可快快改悔加琢磨 那三件罪請大神指示下民好改 第一就是撥燈火愛寫呈詞罪不薄 請示二件 第二更有大過錯不惜路引所爲何 第三件 三害欽典把罪坐說他開棺理不合 我今與你細說破 快些改悔莫婆婆論畢神又言爾能改此三事不久自愈不然將瞎次日趙文憶

其言大加悔悟

聽神言嚇得我三魂不在 這一陣不由人珠淚盈腮
想從前我做事實實狹隘 全不知敬字紙於理不該
暗地裏做呈詞把人架害 把欽典害得了無有下臺
路途上有字紙只徒遭踩 有路引和皇歷放在棺材
到如今眼睛痛無有主宰 蒙神靈指點我早出塵埃
勸世人從今後快加痛改 說一段鄙俚言謹記心懷
莫把那聖賢字不撇不採 莫把那聖賢字棄爲草萊
不但這讀書人當敬當愛 就是那農夫漢也要徘徊
有工人能敬字必無災害 商敬字天賜爾瑞滿天街

有器皿諸般貨一切物采

切莫說有字樣纔是招牌

有形字無形字敬惜不怠

概行要或送水或用土埋

果能够將吾言體行不懈

自然的發富貴自降天來

趙文悔了一陣忽聽人言吳欽典回家急忙去見欽典謝過欽典見了趙文亦說若非吾兄具控弟那有今日遂將銀子取出二千交與趙文趙文說道吾妄捏故害君使君作盡萬難如今蒙神指示目疾乃是遭譴實令我自羞自愧見君愧煞不已焉敢受此厚贈欽典再三相送趙文乃收二人從此為心腹之交齊致大富欽典享壽九十三子孫昌盛至今猶稱望族

濫寫遭譴

山西何澤彥幼讀詩書長於書寫凡團方有事相托毫不吝筆時附近鍾堂之婦尹氏生得有幾分姿色適澤彥一窗友謝甫元來拜望澤彥見鍾尹氏在外種菜不覺神魂俱喪走至澤彥家下作了一揖便問兄台側近是誰家在此居住澤彥說是鍾堂家你問他做甚甫元笑而不答隔障又說那鍾堂有若大年紀澤彥說約有十八九歲甫元說他婦人呢澤彥說也纔十幾歲甫元便嘆了一口氣澤彥已知其意甫元又道我與你生平一世若得與此婦人成親不枉在陽世走了一遭兄台到廣有才幹你到幫我做點好事嗎澤彥說此婦人乃是大家子女豈肯糊行依我想來到有一計只要你舍得銀錢可以成親甫元

卽許他四十串錢着澤彥早早調停就告辭而去且說甫元歸家命人送了四十串錢來到澤彥之家澤彥心想此事如何纔好默了一陣就想起這鍾堂爲人性多疑猜就做下一箇謠歌說他婦人醜處寫了幾張他帖子四處散置拏了一張丟在鍾堂地坵被風吹在糞堆打濕爛了僱工見是字跡檢來一看認之不全卽拏與鍾主人看鍾堂一見此字語多陰諱不解其意便向婦人說道我家沒有甚麼醜事難道別人丟我地帖不成尹氏毫不加意亦未答言過了半月澤彥聞聽無有形响想道鍾堂書理太淺恐不明白不如明明說出於是又寫了幾張地帖直指其事暗地又送一張至鍾堂地坵上面用穢土壓住那

日鍾堂出外檢來一看大加惱怒將尹氏打得皮破血淋定要逐出另嫁尹氏含冤難伸只得口叫冤枉云

尹氏女淚汪汪皮肉打爛痛斷腸滅門禍從天降不知何人昧天良造謠言把禍釀使我夫妻兩分張打死你這狗賤人你還有些好處嗎

想自幼在繡房三從四德頗知詳過門來數年上從未與人

道短長我夫君有綱常夫婦好合如鴛鴦自前月把話講怪

道夫君氣昂昂是爲妻暗地想並未做錯那你做得乖嗎一行難

道說有偏黨夫君時常在家鄉這地帖實冤枉敗壞名節大

非常哼鴨蛋無縫不生蠟你若不是箇好人那裏丟出地帖子來了要逐妻夫思量沒有姦

情在那旁哦算我未曾拏獲姦夫的話了打得我命將喪珠

淚滾滾喊上蒼尊聲夫叫聲娘含冤負屈痛難當

尹氏哭得淚如雨下時已二更鍾堂逐之使出澤彥探聽實在故意打一燈籠趕場回來正遇鍾堂手執棍棒一見澤彥便請他寫這離書澤彥假推鍾堂堅請寫就交與尹氏說道滾你的將門關住澤彥說道我與你乃是近隣不如去到我家安宿夜下夫妻商量寬慰尹氏一番次日說合謝甫元為妻過門年餘已生一子一日忽見壁縫上有張字尹氏要甫元念與他聽甫元想道如今已生一子必無別心就將何澤彥日前實情告之且說這地帖子乃是丟剩下一張尹氏也不多言拏起地帖逕走至本縣喊冤太爺大怒即將人証叫齊當堂審問說道謝甫

元你作地帖破婚其罪不小甫元說帖係何澤彥所作太爺即時更怒要澤彥招供澤彥訴云

身跪法堂把話辨 尊聲太爺是青天 三家閑事我未管

想必先年犯了姦 二人苟合有起見 此事要問謝甫元

你這奴才明明是調幹還說不知情嗎拉下去與我重責四十 這陣打得兩腿爛

看來王法最森嚴 此事說出有凶險 怎敢法堂來隱瞞

好好從直講來 甫元他是好色漢 一見尹氏動心猿

與我相隔不幾遠 托我把事來周旋 你這奴才不要臉了人家夫妻好好的謝

甫元他既向你說出這等言語你就該相止他纔是為甚麼還要與他周旋呢 此事是我見識淺

只圖弄他銀與錢 他又許你好多錢呢 四十串錢現過現

托我想方結姻緣 左思右想無主見 私造謠言四處傳

說他婦人好妖豔 玷辱門戶不堪言 地帖丟在地填面

鍾堂一見冒火烟 將妻尹氏遍身打 打得皮破實可憐

既是在他家你又 打聽此事已出現 假裝趕場轉面還

怎麼籠去的呢 鍾堂彼時怒冲冠 要寫離書把他趕

籠去故意把他勸 寫這離書我在邊 哦這離書就是你寫的

何人寫的 二更遂出在外前 彼時留在我家院

手執棍棒如落箭 尹氏無奈無處站 只要人家子弟賢

就將婚姻說一番 送與甫元心喜歡 接親過門擺酒宴

將他紅庚寫書柬 生有一子甚體面 那日掃屋在階簷

從此成親有數年 壁上海紙來出現 甫元就把實話講

說出地帖一根原 只說尹氏心不變 誰知進城來喊冤

太爺坐堂把案斷 就把小人來牽連

狗奴才到還能幹打主意是你丟地帖也是你寫離書也是你

作媒也是你拆人婚姻該當何罪與我再打下八十斷令尹氏

仍歸前夫鍾堂領回謝甫元謀人妻子亦當責四十將何謝二

人共枷一枷以償他商量便計之罪將案訊結其子方半歲尹

氏抱與外人承嗣澤彥至此無面見人兼之難受此苦得病在

身夜夢神責之曰爾讀聖賢之書不惜聖賢之字只圖弄得錢

來作地帖子拆人婚姻還與人代寫離書不敬字紙莫此為甚

當砍去兩手、卽見鬼卒持刀將手砍下、大驚而醒、忽兩手腫痛、如折斷一般、甫三日潰爛而死。

惰師變犬

康熙年有一教書先生姓李、別號縉雲、自幼讀書、聰明過人、凡五經三傳、諸子百家、無不廣讀熟記、屢試不出五名之外、終難進學、其家貧寒、教書餬口、怎奈性多疎慵、初進館一月、學規森嚴、講解精詳、改正詩文、筆筆周到、但一切禮儀、全未講究、過一月後、漸漸課程廢弛、事事草率、聽學生自便、且反好飲食、喜交遊、在館日少、出外日多、凡與朋友聚會時、猜拳行令、不醉無歸、歸則醉卧床中、終日不起、門下弟子多有未終年而散、從此廢

學者亦多、因之從教無人、衣食不繼、作盡萬難、幸有一楊監生、其家富豪、素與李生契交、見其寒微、於心不忍、接到家中專教子弟詩書、每年束修銀三十兩、恭敬至誠、款待豐厚、不料李生習與性成、稍得過活、故弊復生、時當年有一同窗友、姓陳號信亭、聞聽李生仍然疎慵、因想道、李世兄是我同窗契友、如同手足、今在楊監生家中教專館、十分隆重、一旦廢弛、課程下年必不肯接、除了此館、豈不又受飢寒、不免接到家中苦勸一番、以盡朋友之誼、於是就辦酒宴、請李生至家、席上飲了數盃、便開口言道、李世兄、今日屈駕到舍、非爲別事、有幾句話、不得不說、李生道、我合你多年的朋友、有不是處、還望開導、信亭說既如

繪圖宜請集要 卷十二
此兄台請聽

李世兄我與你共過筆硯
是朋友過相規善則相勸
論教書事雖好罪亦匪淺
切莫把這件事看得輕賤
因此上我特意把你勸勉
靠教書來盤家也是正幹
想從前纔設館實在體面
爲甚麼到後來館運有限
大半由把詩書未曾經管

今日裏有幾句不盡之言
莫怪我話粗鄙有傷尊顏
子弟中成與敗在此相關
教不嚴師之惰古人有言
論境遇你自幼家業貧寒
所慮者你平日學規不嚴
生徒多學資重繳用不完
或十箇或八箇就是一年
我知道你素性好酒貪眠

交朋友你第一四處遊轉
學生少自必然學錢亦短
近年來楊老爺接教專館
趁此時就該把學門改變
昔孔聖他也曾誨人不倦
閒暇時教他們善書常看
逢初一與十五宣講一遍
談閨闈道淫詞時刻窺看
情竇開怕的是淫惡易犯
必如此讀詩書心不分散

因此上好子弟怕送席前
聽聞你這幾載很在作難
子弟好束修多還在重賢
你緣何不醒悟故弊復遷
我勸你每日間勤講書篇
覺世經陰隲文務要讀全
先德行後文章培補心田
若犯此懲戒他切莫姑寬
這就是年輕人夢覺一闕
到後來易成名不類藍田

願兄合記、心中乘時加勉

異日後登金榜身列朝班

陳信亭勸畢、又說了些套話、此時李生心內雖不深服、又道是來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兼之款待豐厚、只得唯唯遵教、告辭回家、路中想道、陳信亭今日這些話、雖然說得大重、到底是愛厚我的意思、也要立箇志向纔是、由是回館嚴整學規、事事警心、楊監生見得如此、亦爲歡喜、不料志氣頹靡、未上兩月、懶病復發、楊監生不便再留、勉強接了三年、將館徹了、此時李生告辭回家、無一人從、多受淡泊、未幾酒病一發、肚痛難忍、昏迷死去、見一皂衣人手執籤票、鬼卒數人用銖鍊拴住、催促前行、至一宮殿、見冥王端坐殿上、李生俯伏在地、冥王怒罵道、李縉雲

將你生前罪過、從直說來、李生說王爺在上、小人自幼只會讀書、因家貧教學爲業、並未作惡造罪、冥王道、你有三罪、何言不知、李生說、小人愚昧、望王爺指示、冥王道、你是讀書人、教書也是正理、養育人材、大有功德、你爲何空受人束脩、毫無功效於人、其罪一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罪二也、交朋結友、屢誤人家子弟、其罪三也、這三件你犯也未犯、李生啞口無言、只說錯了、冥王說、你既知罪、爲何你窗友陳信亭苦口勸你、全然不改、陳信亭勸你有功、上帝深喜、使他兒子早發科、五年、你若當日聽他勸、定與陳子同榜、如今執迷不悟、陰律決不姑寬、將你罰在楊監生家變犬三年、以償他三年恭敬你之情、變犬劫

滿再定輪迴、此時寬限五日、放你還陽、將你罪過四方表揚、以
身作勸、若勸人有功、將你從輕發落、言畢、命鬼卒引出、至鬼門
關、一跌而醒、橫身汗流如雨、從此肚痛不止、日日在街市鄉林
朗聲勸道、

李縉雲表罪過羞愧難忍
單將我教書事說與衆聽
自幼兒苦讀書、只望上進、
爲甚麼名不成、潦倒終身、
因家貧纔教書、蒙以養正、
誰知道招罪過、還不知因、
我去在陰府中、冥王惱恨、
他罵我教的書、三大罪名、
第一罪教子弟不講德行、
先只圖教詩書、求取功名、
殊不知爲士子先要端品、
倘若是品行壞、罪歸先生、

我自幼教詩書、就是這等、
衆世兄休得要步我後程、
第二罪由學生朝夕糊混、
講詩書改文章、大未警心、
不背書不寫字、也不清問、
每一天睡床中、不知翻身、
因此上耽誤了許多英俊、
幼而壯壯而老、潦倒無成、
第三罪好朋友玩轉散悶、
一聚會說笑談、不講詩文、
吃酒時高了興、猜拳行令、
打骨牌下象棋、師弟同羣、
每一年教四隻、令人可哂、
未半年就散得、無有一人、
這是我三條罪、陰曹註定、
放回陽限五日來勸世人、
望你們洗耳聽、高懸明鏡、
莫學我受報應、追悔不能、
看起來不教書、一生有幸、
也免得在陰司、措過罪名、

笑有等去拜年先講學進

他把這聖人道看得至輕

又有等糊塗蟲全無根本

把四書未讀得也在教人

五日後楊老爺家中去問

白狗兒就是我還有的姓名

陳信亭他勸我大有功行

他的兒早登科黃榜有名

勸你們教書人總要務本

異日後師與弟祿位高陞

李生勸罷又說道陳世兄勸我有功令他兒子早發科五年我在楊老爺家變犬三年以償恭敬我之情如是連講五日而死衆人猶未深信是年陳信亭兒子年方十六歲果然入學後楊老爺家母狗生一白狗兒腹下果有李縉雲三字過三年竟死去時衆人見有先生怠惰皆舉李生變犬以嘲之竟成話柄

送河伯婦

戰國時鄴都巫覡輩偽言漳河有一神名叫河伯每年要民間爲娶一婦可保年歲稔熟若不擇婦嫁他便致河水泛溢漂溺人家百姓惑於俗說皆怕水患不得不從每年巫覡及里豪胥吏共取民錢數百萬爲河伯娶婦用費又春初播種時候使女巫到鄉間徧訪人家女子有幾分顏色的卽說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贖免有窮民不能贖免只得將女付他巫覡在河上治一齋宮將此女沐浴更衣居於齋宮之內卜一吉日編葦爲船使女子坐在船上隨他飄流而沒百姓若此奇費又有愛女者恐爲河伯所娶多有逃避遠方不在鄴郡居住及西

門豹爲鄴都守，纔到城外，見閭里蕭條，人民稀少，知民間必受有災害，乃召父老至前，問其所苦。父老皆說別無所苦，苦爲河伯娶婦。豹聽說大叫怪事怪事。河伯怎麼娶婦，你且對我詳說。父老聽得太守動問，遂將河伯娶婦原由，從頭細嘆曰：

跪塵埃將苦情從頭細嘆

這都是衆百姓不得不然

只因爲怕河伯興動水患

每年間送一婦求他保全

當春來就把那美女擇選

又苛派民間的出些銀錢

因此上衆百姓多有逃難

因此上衆百姓困苦不堪

西門豹聽罷，問是誰人所爲。父老說此事巫覡倡始，里豪及吏胥相助，年年如此。百姓不敢不從。豹又問巫覡等怎麼肯爲此

事。父老說：巫覡等每年取民錢數百萬，以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用費，其餘則共分用之。是以每年欣然承辦，無有推諉。豹聽了父老所說，知巫覡等是騙財惑衆，不好明言，乃假意說道：河伯既有靈驗，嫁女之時，我也要去相送，當爲汝百姓祈禱。說畢，父老各自去了。豹進城中上任，想起百姓枉受困苦，不覺淒然長嘆曰：

一聽說那異端擾害百姓

不由我爲官人患恨在心

自古來心正直方爲神聖

那有箇要民間送嫁婦人

這都是巫覡們心術不正

假此事歛取那百姓錢銀

常言道攻異端爲害最甚

不除了這邪教正學難興

我今日必要把異端黜盡

使民間不受害方遂我心

西門豹上任之後、朝夕思想、一心要除害安民、及嫁女之期、父老果然來稟、豹由是具衣冠親往河上、凡邑中官屬三老、豪戶里長、莫不畢集、河邊百姓皆會聚觀看的、有幾千人、三老里長等引大巫來見、豹顧之、乃是一老女子、豹甚倨、又有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裳楚楚、手捧巾櫛、爐香之類、隨侍在後、豹說勞苦大巫、煩呼河伯婦來、我欲看看、老巫卽使弟子喚一女子來、豹看那女、鮮衣素襪、顏色亦好、遂假意說道、河伯係是貴神、必要美貌女子、方纔相稱、此女子容貌不佳、煩大巫下河去報河伯、別選好女子、緩日送來、老巫不肯去、豹卽使幾箇吏卒抱起

老巫丟下河去、左右觀看的人、莫不驚駭失色、豹立河岸等候、良久又說道、大巫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尙不說話、煩弟子爲我催之、復使吏卒抱一小巫丟在河中、過一刻、又說道、弟子怎麼久去不來、又使丟下兩箇弟子去催、入水卽沈沒不見、豹說道、是該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下河去、明白傳說、三老方欲推辭、那吏卒左牽右縋、不由分說、又推下河中、隨波奔流而去、豹簪筆向河拱立、假意等候、回話少頃、又說道、三老年高、也不濟事、須要豪長胥吏往告、那豪長胥吏駭得面如土色、一齊跪在地下、懇求恕饒、豹說且待須臾、衆人戰戰兢兢、又過一刻、西門豹垂涕而嘆曰、

一見得大巫等去而不返 不由我這一陣怒氣冲天

那河伯既為神該有靈驗 為甚麼眾人去不來回言

只見得水滔滔波翻浪濺 又何會見河伯在那一邊

看起來你幾人造惡不淺 平白地假邪說擾害民間

枉殺那良女子大有過犯 你眾人都該要把他命填

豹嘆畢眾人叩頭謝罪說從來都被巫覡所欺非是某等之罪

豹正色說道大巫已死今後再有說河伯娶婦者即使他為媒

下河去報河伯於是豪長胥吏願將所取財帛追出償還民間

豹又使父老詢百姓年長者若無妻即以女弟子嫁之由是巫

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還鄉里今世遊食無籍之輩陰竊釋道

之名以外仙佛之教或假託勝會而歛物行淫或詭說昇天而
騙錢惑眾他如青蓮教白蓮教白陽教紅陽教天主教無為教
一字教清虛教秘密教慈航教八卦教聞香教牛八教慧眼教
以及師巫邪術書符咒水扶鸞禱聖淫詞小說妖書妖言演習
拳棒之類于名犯義惑世誣民豈無有繼西門豹而治之者乎
世之人入此者急去邪歸正毋忽

勸民俚歌

新城縣顧縣令見民情尚異遂以 聖諭黜異端以崇正學

一條淺譬曲喻謳吟一則以示之

我 皇上垂王章學校 又接諭黜異端正學當崇

這異端最害人留之何用
想人生天地間五倫最重
及夫婦與朋友人倫日用
無論你老與少人人所共
有一件不能全必當畜種
無如這世間人奇怪自弄
要去學左道術受人籠哄
做出些非禮事令人不懂
第一是青蓮教害人之總
第二是白蓮教騙人聚眾

若不黜那正道終久難崇
為君臣為父子並為弟兄
上齊天下達地至大至中
無論你愚與智事事皆同
那一人不該要曲盡厥躬
把聖人正經書拋在西東
迷了性遇了魔還誇玲瓏
或邪說或妖術迷人心胸
剪紙人與紙馬顯他神通
夜晚集白白散說人吉凶

第三是聞香教朝夕供奉
不問男不問女聚在一處
把人家閨中女拏來戲弄
可憐那愚蠢人為他所哄
又還有借佛道自作自用
試想這三教中不分輕重
若離了正道事即為異種
奈於今異端術徧從滿縫
到反去信人言東播西弄
况朝廷設法嚴其罪甚重

今更有秘密教竄伏其中
說甚麼傳法術不可通風
念他的無字經就有感通
就有些聰明人也入教中
把佛道污穢了天理不容
都教人將正道一體擴充
為旁門為左道切不可從
把正學看輕了以為無功
到此時尚不改醜態形踪
禁一切異端事恐人專攻

造妖事造妖言斬首示衆
書符咒降邪神邪術是用
凡街市賣淫詞鄙邪曲種
看書人杖一百決不寬縱
西洋人在內地煽惑人衆
此皆是黜異端教民自重
犯王章干國憲那些受用
擯異端直如那仇敵不共
自主持行端方邪心不動
富貴人積因果博施濟衆

煽惑人爲首斬爲從問充
嚴鎖拏斬與絞只分首從
查獲了將板片盡行銷鎔
賣書者杖一百充在蠻戎
擬其罪監後絞不得寬容
恐犯法先曉諭要把正從
我勸人遵教化仰體聖衷
又如那水與火賊盜相逢
勤正學作正事守我乃躬
貧賤人不外貧固守其窮

在家內孝父母服勞承奉
若在外與朋友信義爲重
逢朔望王章與人講誦

敬尊長和夫婦兄弟恭
守王法勤正業事君以忠
天心喜人心悅時和年豐

雜圖宜詳集

卷一



